

湖南省1957年文学评论选

在文艺战线上

湖南省文学工作者协会编

湖南人民出版社

湖南省1957年文学評論选

在 文 艺 战 綫 上

湖南省文学工作者协会編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58年·長沙

编号: (湘)0901

在文艺战线上 (湖南省1957年文学评论选)

编者: 湖南省文学工作者协会

出版者: 湖南人民出版社

(湖南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号)

长沙市新街

印刷者: 湖南印刷厂

长沙市蔡锷中路

发行者: 新华书店湖南分店

开本: 787×1092 1/32

印数: 5 1/2

字数: 112,000

1958年4月第一版

1956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700

前 言

1957年，是不平常的一年。

这一年，我們的社会主义祖国，經歷了一次政治战綫上和思想战綫上的偉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全民性的整风运动和反攻击产阶级右派的进攻的斗争，取得了偉大的胜利。在这个胜利的基础上，出現了开国以来的又一次群众性的社会主义革命高潮。

在文学創作的領域內，也經歷了一場极其尖銳的斗争。当我们回顧1957年湖南省的文学創作时，就不会忘記：与全国各地右派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瘋狂进攻的同时，湖南文壇上也曾經一度黑云乱翻，文学界的右派分子，也劍拔弩張，大举进攻，瘋狂地攻击了党的領導和社会主义制度，并且阴谋篡夺文艺界的領導权，散布了大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同时，文学上的修正主义逆流，也曾經一度泛濫，种种所謂“干預生活”、“暴露生活的阴暗面”的謬論，也风行一时，在文学創作上出現了一股歪风。但是，我們絕大多數的文学創作者，並沒有在大风浪中迷失方向，仍然堅定地遵循着党的文艺方針、路綫，積極地为社会主义进行創作，在“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指导下，取得了可貴的成績，創作出不少有益于社会主义建設的作品。

檢閱一下湖南省1957年的文学作品，就可以看出：作者队伍擴大了，作品的質量，也比以往几年提高了，描写的題材更加广泛了，表現的形式也多样了。特別是反右派斗争之后，

文学創作界更出現了一片新气象，我們的文学創作者，更积极地反映了当前现实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和斗争，更好地表现了事物的本质。应当着重提出的是：我們的文学評論队伍，在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力量，在紧张的政治斗争中，写出了很多富有现实意义的較好的文章。

总之，湖南省1957年的文学創作是有成績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大旗举得更高了，文学創作者的社会主义干劲和钻勁也空前增長了。

为了总结这一年的文学創作成果，我們特編印这一套选集。一方面，可以为广大讀者增加一些可讀的作品和評論文章；另一方面，也是給右派分子一个有力的回击。事实可以证明：湖南省的文学創作，不是枯萎了，而是发展了，繁荣了；不是衰退了，而是进步了，提高了。而且，在这个基础上，湖南全省的文学創作者，也將和全国整个文学創作界一样，在革命高潮中，鼓起干劲，力爭上游，为人民、为社会主义积极創作。我們完全可以相信：在不太長的时间內，湖南省的文学創作，一定会出現一个全新的局面，一定会获得更大的丰收！

这套选集，按文学評論、小說散文、詩歌等体裁，分成三册出版。戏剧和曲艺作品因为已經分別出了單行本，为避免重复，就沒有另出选集。另外，篇幅較長的小說和詩歌，也不在編选之列。这一点，有必要向讀者和作者加以說明。

由于編选的时间匆促，加上我們閱讀的范围不够广泛，遺漏和不妥的地方，一定还不少，希望大家批評指正。

湖南省文学工作者协会

1958年3月1日

目 录

对美术界談几个問題	唐 麟 (1)
从丁、陈反党集团的揭露吸取教訓	
进一步彻底批判資产階級文艺思想	陈 曦 (12)
“一本書主义”批判	胡代焯 (29)
阴險惡毒的“意見”和“愿望”	錢 可 (35)
——駁斥傅紫荪的兩篇文章	
批判魏猛克的反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	馮 放 (47)
在文艺問題背后	馮 放 (64)
这是什么样的“創作”	黃起衰 (71)
——批判李岸的作品	
从“烏篷船上”看“干預生活”論者的实質	任光椿 (83)
一只弄錯了时辰的“晨鷄”	任光椿 (94)
从几篇“作品”看陈維国的灵魂深处	周汉平 (103)
斥向愷然的“丹凤朝阳”	燕 嬰 (112)
反对对待戏曲艺术傳統上的資产階級观点	錢 可 (119)
我对“斬李虎”的一些看法	錢 可 (129)
論“西游記”	李 祐 (138)
重讀魯迅先生“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見”	任光椿 (160)
詩林中的枯木	歐陽紫昌 (166)

对美术界談几个問題

唐 麟

趁举行美展和美术工作者共聚一堂的机会，就我个人所見来談几个与美术工作者有关的問題。不是談美术本身，还是談政治。我認为业务是不能离开政治的。据說有些美术工作者不大喜欢听政治，說是来此开会为了“学本事”，并非为了“上政治課”，但是我还是劝大家听一听好，这不是說我的話非听不可，而是說这个題目十分重要，应该注意。我如說得不对，就請大家指正。

先从目前的政治形势談起。目前我們正在开展反右派斗争，这是一场意义十分巨大的政治战争和思想战争，是密切結合我国当前现实生活的有关資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大論战，也就是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有人認为中国的阶级斗争已結束，社会主义革命过去了，为什么現在又在全国范围内搞社会主义革命呢？因为社会主义革命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社会經济基础，就是所有制的革命；此外还有政治和思想的革命，單是完成所有制的改变，社会主义的建設还是不可能成功的，必須在政治和思想方面彻底摧毁資本主义的障地，使社会主义道路确实取得绝对优势才行。有人說，“我又不是資本家，也不是农民，手工业者，沒有资产問題要处理，所有制的改变与我没有直接关系，所以我在思想上不会有什么問

題。”其实不然，都有問題，大家都要过社会主义的关。我們过去过了民主革命的关，如土改、民主改革等，现在是过社会主义的关，不管什么人都要过这个关，看是不是承認社会主义和拥护社会主义。已經发现的那批右派分子并不是都与所有制的改变有直接关系，然而他們坚决反对这个改变；这是因为所有制的改变是社会根本制度的革命，牽涉着社会上各阶级各阶层人們的命运，沒有任何例外。一切出身资产阶级或受资产阶级教育熏陶的知識分子尤其首当其冲，不可能沒有問題。

講到这一問題就得回溯一下1956年，去年是一个偉大的年頭。1949年是推翻蔣介石政权，在全国范围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这是非常偉大的一年。以后年年当然也都是偉大的。但到1956年完成了三大改造，是所有制的大革命，这个革命根据中国的特点，沒有流血，是用和平改造的办法进入社会主义，生产沒有破坏，并且上升了，不但工业生产是以手屈一指的速度前进，并且农业生产的成績超过以往的任何一年，这是全世界了不起的大事情，是了不起的一年。但是右派分子偏偏罵这一年，說1956年不好，什么都搞糟了，是个坏年頭。当然，实际上右派分子不只罵1956年，对1949年和以后的几年也罵，右派分子說解放，解放，越来越不自由，越沒有人情，倒是国民党統治还有人情，有自由。从1956年到現在他們特別不高兴。因为革命革到他們自己头上来了，藏在他們灵魂中的黑暗东西到了非“攤牌”不可的时候了，所以这时冲突就越发激烈起来。他們罵社会主义，罵共产党，到了自以为气候有利的时候，就想在中国搞“匈牙利事变”。連共产党內也有人罵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为资产阶级捧場，和资产阶级右派結成一气，

这些极少数混进党内的假共产党员终于现了原形，是党内的右派分子。如丁玲、馮雪峰、江丰等人，党龄也不算短了，他們过去也鬧革命，口称是贊成社会主义的，但現在到了开始实行社会主义，他們就現出原形来了。他們愿意和資產階級一起，不愿和共产党在一起了。他們过去参加革命就是动机不純，有些人老早就有严重的对党不忠的行为，現在一总暴露出来了，現在查起来，都是有根有因的，没什么奇怪。不管共产党员也好，民主党派成員也好，講来講去就是兩条道路的斗争，一条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一条是資本主义道路，凡是右派分子都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因为社会主义是共产党领导的。右派分子不一定是資本家，但他們和資本家一个立場，一个鼻孔出气。問題最大的是知識分子，中国是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能讀十几二十年書，学有專長的人多数出身于地主、資本家的家庭，近几十年来多数受的是資產階級教育。安他們一个名詞，叫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有些人不高兴，說自己是自由职业者，称做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还可以，为什么称做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呢？因为小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在沒有彻底改造的时候，还没有与无产階級站在一个立場的时候，就只能走資產階級道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对社会主义抵抗就是由于这个緣故。他們抵抗有兩种办法，一种是你們搞你們的社会主义去吧，不要管我，另一种是积极反对共产党，推翻共产党。第一种办法与第二种办法是殊途而同归，因為他們一定会消极怠工、自搞一套，而这是必然損害集体利益的，不但会受到批評，并且必然处处行不通，处处不得意，他就会发牢騷，越来越恨，終于会行动起来，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

主义，成为积极的破坏分子了。右派集团要毛主席、周总理都下台，有人要从美国把胡适接回来当总统（其实是接蒋介石回来，只是说不出口）。他們在各地搶大学，搶文化局，搶剧团，搶美术学院，搶报纸杂志。有的当了学院院长，还不满意，因为还有共产党在领导，他不自由，如中央美术学院的江丰，工艺美术学院的龐薰琹，在湖南，魏猛克已是省文联主任，康德已是長沙市文化局局长，也是想爭领导权，不許共产党过問以至立足，而为資产阶级爭天下。这个斗争哪一行都有，而以文化教育界最剧烈，因为这一行知識分子較多，共产党在这一行做的工作不够，骨干少，基层組織不够强，所以右派分子首先在这一行进攻得最猛最急。但是右派分子估錯了形势，党和群众是不允許他們猖狂的，及时地实行了反击。他們的言行一經揭露分析，对于群众就是深刻的教材。毒草犁翻轉来后确实就成了肥料，但有毒草就必须犁翻，否則不能成为肥料，还損害庄稼。現在所有各行各业都在进行整风，沒有哪一个人能置身事外，所謂整风就是整掉那些資产阶级的东西，非社会主义的东西，大家提高思想。資产阶级和資产阶级知識分子必須通过整风运动来加以改造。这就是从政治上、思想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我們正处在这个偉大的时代，美术家要改造自己成为人民美术家，以美术为武器，为新时代服务，反映这个时代的精神。有些美术家对整个形势不了解，不关心人民，人民也不关心他，是吃亏的事。对人民，对他們自己都是損失。

現在我談談美术家和人民的关系問題。

美术界产生右派分子是与整个社会主义改造和阶级斗争

形势分不开的，因为他反对国家制度的改变，反对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他们是有一套政治主张的。另外由于美术，还有一个立场方针的斗争，有些人并不去管那些工业化和农业改造，就是埋头搞画，搞雕塑，我搞我的美术，管什么国家和人民，管什么工农兵方向，讨厌讨厌。但他的一切其实离不开国家和人民，国家和人民所要求的，他抵抗，国家和人民不能给他的，他偏要，这就发生了根本分歧。这就是政治问题：走资产阶级的方向还是走无产阶级的方向呢？因此，从美术界业务来说也就不免产生了两条道路的斗争，业务问题和政治问题就无法截然分开了。

美术和文学、戏剧、音乐一样，有它的特点，就是个人创作的特点，各个人画的画有不同的风格，不能否定艺术的特点。美术家个人风格是必要的，但要注意在这里个人主义也容易产生。因为强调发挥个性、风格，如果政治上迷失方向的话，就容易离开工农兵群众，走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道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漠视工农兵，目无民族（资产阶级自吹“爱国”，标榜“民族利益”，其实都是欺骗），这种个人主义借发挥个性、风格作掩护，“自我扩张”，这种个人主义不但表现在作品上，而且还表现在言语、行动上，与国家和人民大众发生冲突。文艺工作者要特别提高警惕，不要堕落到这个黑道上去。

此外，还有地主贵族对文艺工作者的灵魂也是有很多影响的。有些人喜欢说口味合不合，其实口味是有阶级性的。一个人如果长期养成地主贵族的口味了，就怎么也不能和工人、农民共桌吃饭。劳动人民出身的知识分子对工农兵的口味就

好一些，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對資產階級的作品口味就很好。不少的文艺家到現在還沒有擺脫士大夫的清高架子，有些人自命為君子，把工农兵當作小人，這種君子不識本，孟子說：“君子遠庖廚”，但“君子”却是愛吃肉的。東晉有個王衍好清談，清高到嘴巴上不說錢字，他妻子開他玩笑，乘他睡時把錢將王衍圍着堆起來，看他醒來要不要說錢字，但王衍嘴硬，他只說：“把這個東西拿開！”其實這只是戲法，他吃的用的都是這些錢，越多越好，離開了錢他們就根本不能活下去，更不能擺什麼士大夫架子了。知識分子這幾年來經過階級鬥爭，經過思想改造，是有很大的成績的，但不能估計過高，自欺欺人。何況改造也是很不平衡的，有些人就簡直沒有經過什麼改造，有些人別人替他打票“上了火車”，他想就此進入社會主義，但過不了幾年的，過了兩年也過不了三年，既然政治立場、態度與工农兵群眾根本不對頭，那就總會發生衝突，為免除這個衝突，只有一個辦法，就是大家努力使自己和廣大勞動群眾結合起來。美術家在舊社會是很容易脫離人民群眾的，他們向地主貴族投靠，就是魯迅說的“幫閑”，這種人可說是沒有出息的，但他們的畫工夫很不錯，我們現在還作為一份遺產，把它保存下來，但不可以為我們所需要的就是這些，更不可因此就以為連他們那種投靠地主貴族、脫離勞動人民也是對的。

還有兩種人，一種是埋頭在群眾中，所謂“俗人”不能登大雅之堂，群眾把他看成自己的美術家，但美術史上沒有他的名字。還有一種美術家，他為地主貴族作畫並不心甘，他還描寫群眾的痛苦與鬥爭，雖然他還是要找地主貴族來買他的畫，

靠此掙些錢，但這種人是很痛苦的，因為他們處在那樣的時代。林布朗同情農民和手工業者，但他也向貴族賣畫，為貴族畫肖像維持生活。米勒窮得要死，衣食無着，但他同情農民，愛畫農民。列賓畫過宣傳者的被捕、伏爾加船夫，他還是要找貴族維持他的生活。中國明代畫家如仇英、陳洪綬等也是偉大的，我不怎麼了解他們的生活，但據我看，他們內心和生活恐怕也是有矛盾的。陳洪綬由於畫工好，到皇宮做過一時“供奉”，後來明朝亡了，異族“入主”，他就做了和尚，那時心境當是更加痛苦了吧。他們處在勞動人民不能當家作主的時代，勞動人民不能直接養活他們，這對於藝術家是可悲的。

今天美術家處在這樣一個偉大的時代，還有人以士大夫自居，怪政府不把他們當知己，自己不到勞動人民中間去找知己。今天這樣好的條件，勞動人民張手歡迎美術家，而我們的美術家不到他們中去找知己，最後他大叫“士為知己者死”，要為資產階級而拚命，這就叫做倒行逆施。在舊社會，統治階級逼得美術家做他們的幫閑，不許他們與勞動人民結合，有良心的美術家對此深感悲憤。今天卻有些美術家要求做幫閑，共產黨鼓勵和幫助他們到勞動人民中去幫忙，幫社會主義建設之忙，他們卻深感不滿，這也就是倒行逆施。民間美術家這種問題就少些，可見還是在民間的好。這值得我們警惕。美術家要善於找自己的知己是很重要的，就是找到自己的主人，我們的主人就是勞動人民，就是工农兵。為工农兵服務，找到了主人，自己是不是奴才呢？不是的，我們自己也是主人，右派分子罵我們為工农兵服務是奴才，好，我們正要从這種謾罵中受到鍛煉，反动派罵我們是奴才，就可見做這種“奴才”是十分

好事，應該好好做，決不去做資產階級、地主階級的奴才。人民是需要美術的，連原來的某些宮庭美術，我們也去找來保存起來，可見人民需要美術，需要美術家。過去人民沒有權力直接養活美術家，事實是通過地主貴族來養活美術家，今天人民可以直接養活美術家，給美術家榮譽、工作和生活條件，今天美術家應以建設社會主義事業的分工來要求自己，發揮自己的作用，分担自己的責任，使自己也成為社會的主人，因此必須深入思想改造，改造得越好就越有出息。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說，一切有出息的文學家、藝術家必須長期地無條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農兵群眾中去，到火熱的鬥爭中去，那一段話值得仔細體會。是不是都一定要畫工農兵？並沒有誰這樣機械地限制過，花卉、風景、圖案，都是需要的，不要理解得狹隘，要求也不宜過急，但是應該堅持工農兵方向，有人借口農民也需要梅蘭竹菊，因而不去努力描寫現實生活了，那就不好。當然畫樹、畫花鳥也好，但應該看到勞動人民生活中可畫的東西是很多的，工廠、農村鼓舞人心的題材是無限廣大無限豐富的，有些美術家卻看不到，認為沒有東西可畫，說：難道要象法國的莫奈那樣反復畫稻草堆，倒是精神生活豐富嗎？這種心境我不能理解。我國近幾十年來的畫家描寫群眾鬥爭的事很少，反映時代精神很不够，木刻比較好些，這是由於魯迅的直接指導，特別強調了對現實生活的反映。文化藝術和幾十年社會革命運動、政治鬥爭比較起來是落后很遠的，我們欠了很多賬，所以我們應該急起直追，無愧於這個時代。我們不能要求運動慢一點，或者要求革命倒退，而是要趕上去，應該努力學習革命藝術家的優良傳統。

有人說。政治不中用，政治再好，画也不見得画得好，這話也有一點道理，我們有些革命画家技巧不高，政治很好，画不好画，這有什麼奇怪呢？誰也沒有說，有了政治什麼問題都可以解決。誰也沒有說，只要政治進步，藝術技巧就自然優良。那麼為什麼要造出這種問題來挑戰呢？應該明確地說，不能持這種狹隘的庸俗的功利主義看法。政治修養好，藝術修養差，還是画不好画的，應該勤學苦練；但是，應當承認，沒有政治就沒有頭腦，或是確當些說，反對着正確的政治方向還自以為有頭腦，所以他有的是反動頭腦。不能認為基本功夫好就行了，你技術再好，最後會陷到形式主義，而找不到出路，何況你還會在政治生活上鬧問題。要政治進步，主要是使我們的藝術家和廣大群眾密切聯系，成為有思想有道德的人，這樣的人才能成為真正的藝術家。

有人說：丁玲寫了‘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很行，‘一本書主義’還是吃得開。”此話不對，寫一本書是好事，但“一本書主義”就絕對不行；只要證明她是反黨反人民，人民還是要反對她，毫不可惜。画了一些画，當然是好事，但如果鬧一幅画主義，“自我擴張”，反黨反人民，我們也決不姑息養奸。過去有些人曾經和人民結合過，響應過黨的號召，所以画出某些好东西來，但不能因此就認為在政治上墮落反動也可以諒解，不能說只要他拿得起画笔就行了。美術工作者們要不斷勉勵自己，以丁玲為戒，以江丰、徐燕蓀、龐薰堯為戒，不要脫離人民群眾。丁、江問題正是說明政治思想和道德修養是十分重要的，政治修養是人的根本問題，有出息의藝術家必須是革命의藝術家。有些人頑強的抵抗思想改造，因為他有頑強的資產階

級思想，頑強的个人主义，这是自絕于人民，自寻煩惱。有些美术家艰苦朴素，虛心学习，为人民服务不講价錢；也有些人把自己封为天才，画了一兩張东西就飄飄然，怪党不重視，怪人民不支持，“怀才不遇”，就发牢騷，为自己打抱不平，就要組織“文艺沙龙”，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政府，这种人不可能有任何前途的。

有些人不肯承認政治性、階級性，說竹子、松树难道也有什么階級性嗎？对！你也可以質問，藤黃、花青、宣紙难道也有什么階級性？但是我要說，問这个有什么意思呢？誰說过这些东西有階級性？但是你的手就有階級性啊，手長在人身上，人是社会的人，是有階級性的。語言本身是没有什么階級性的，但說話的舌头就有階級性了，有資產階級的舌头，也有无產階級的舌头。你提这个問題就有階級性，这証明你要坚持資產階級立場，用超階級理論来作盾牌。旧社会出身的知識分子仍有些不愿意“俯首甘为孺子牛”，要作牛，牛还要俯首，俯首还要甘心，他可办不到，硬不甘心，所以仍在找小題目，钻空子。其实我們並沒有說草木虫魚都有階級性，例如螃蟹就是螃蟹那个样子，但有人画螃蟹和酒，表現士大夫的“高雅”；有的画螃蟹比喻軍閥官僚的橫行；現在有反动分子画螃蟹来比喻共产党，罵共产党；螃蟹本身是沒有階級性的，画螃蟹的手（即这位画家）就有階級性，难道不是事实嗎？

为了繁榮美术事业，培养美术人才，美术家要到劳动人民中去，和群众打成一片，到初学的作者中去輔導他們，做一个普通的劳动者，一面自己創作，一面从群众的业余創作培养美

术人才。有些美术家和文学家都有这种想法，政府給薪水，一切包起来，自己好去專門作画，凡能画几笔的都要脱离生产、脱离工作岗位，把自己放在“画苑”內供养起来，这种打算是錯誤的，不能这样办，这是使艺术枯萎的做法。

我們不能采取温室养花的办法，美术家要从艰苦劳动中去求进步，不能說一画出来就都能出版，都能够卖掉或者都能够挂在什么“文化宫”里。过去有些美术家時間紧，工作条件差，倒创作出了好作品；但也有些美术家环境和条件很好，却去吃喝、浪蕩，甚至墮落成为右派分子，沒有产生好作品，破坏活动倒搞了不少，可見他們的問題并不在待遇和条件上面。現在有些人身在湘西，要到長沙来搞專業美术，說外县的条件差。但是为什么你在外县有了这样的画呢？这次展覽会中，長沙有些作品赶不上外县，外县好作品不少，可見还是在下面有出息，在長沙的人还得多到工地和农村中去才行哩。

这次美展是一个里程碑，我們借此檢閱了力量，交流了經驗，美术工作將會更进一步和人民的建設事业結合起来，希望美术界在社会主义革命高潮中認真进行思想改造，取得反右派斗争的彻底胜利，整頓队伍，加强团结，为社会主义建設而奋发努力。